



張 德 瑞 畫 集

中國藝術出版社

總策劃：許才華
前言：閻正
后記：遼成軍
編委：黃錫武
鄧向陽
何小慧
梁杏波
陳新華
占建桂
設計：張逸
攝影：文藝文
張閻
主辦：深圳市福田區華富
街道辦事處
題詩：劉滿衡

在華富書畫社輔導學生書法



社區筆會交流表演



在華富社區書畫展覽會上
與中外同行合影留念





7. 在省創作班與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常務副主席、著名畫家潘嘉俊先生合影留念



8. 拜訪法國當代著名版畫家維克多教授工作室



9. 在第十屆全國美展作品前與廣州美院李正天教授及其夫人畫家艾欣合影



10. 聆聽著名油畫家、廣東省油畫藝委會主任邵增虎老師談創作



11. 在維吾爾族朋友卡哈爾家裏做客

張德瑞畫集

中國藝術出版社 出版·發行

E-mail: zqys@china-yishu.com

責任編輯 趙永全 裝幀設計 張逸

深圳華新彩印製版有限公司印制

開本 787 × 1092 1/12 印張 7

2004年11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000冊

ISBN 988-98146-0-9

定價 68.00元(平裝) 88.00元(精裝)



走馬天山

走馬破
天戈南
山壁驢
問笑北
崑黃種
倫沙美
華

劉滿衡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懸挂着的“銀行”

問 正



“華富”有個“私家銀行”，行長名叫張德瑞。

老百姓講話，銀行就是錢。張德瑞亦然，他的畫就是錢。人家的銀行高樓大廈，張德瑞不用，只需把畫往牆上一挂，懸挂着的“銀行”立馬開張。

朋友們都說，張德瑞的畫有“賣相”，只要他想畫，隨時都能出手。只要他想畫，“銀行”二十四小時都營業。前幾天，他那幅參加“國展”的作品《無盡的春日》，剛挂在展廳裏，有幾位老板就瞄上了。一位新加坡畫商找不到他，找到了張開。接頭后談價格，人家出價五六萬，他不干，人家退一步十萬之下都行，他堅持十萬以上，否則免談。畫商糾纏不休，他一急不賣了，給多少錢都不賣。看來這家銀行經營的情況不太好。

不好的原因還很多，張德瑞畫人體，畫少女，玲瓏剔透，色彩亮麗，極美。他曾畫了一大批細膩精緻，雅俗共賞的這類作品，都出手了。如今牆上還挂着幾幅已經是噴繪的復制品，我常為他惋惜，又為他驕傲。他完全可以再畫一批，他不。他偏要畫人像寫生。這可是不能賣錢的東西。大多像畫完了，畫像本人也要走了。他這人面子薄，手松，誰要給誰，我也不例外。像畫完趕快拿走，過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此冊畫集中基本上是這樣一批作品。可以看他經營情況不佳的佐證。

張德瑞的銀行不敢半倒閉，但據說已是“負債”纍纍。那天他見我還大言不慚的說：“咱倆都是欠債戶。你欠文債，我欠畫債。”我嘴上敷衍地說：“是！是！”心裏却想：你光和我這小本生意比，算什麼本事？寫文章的都是畫不好，才干這種苦差的。自古道“窮秀才，酸文人。”哪有靠文章能致富的，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畫畫的就不同，你看人家陳逸飛，一張古典油畫，動輒幾百萬，你完全能向高處看齊。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嗎。你一個偌大的銀行，想和我這水圍村口的雜貨鋪劃等號，經營不善還抓一個墊背的，我真不希望搭理他！

話雖這麼說，畢竟是朋友，總還要給他美言幾句，出點主意。我的建議是藝術要搞，不然怎麼叫藝術家。生活也要考慮，人總要生存。他不比我，我老了，該發的光發過了，該散的熱散完了。老無所求，到寫不動的時候，找個地方一躲，該賴的帳就賴掉了，依靠兒女也過上幾天無憂無慮的瀟灑日子。他不同，他還年輕。他是日正衡天，一切的一切，都剛剛開始，行長頭銜扣在頭上，想不奮鬥都不行！

說來張德瑞也屬早年學畫，但“金盆洗手”二十多年沒有創作作品，重新拾起不過六七年。他沒有進過名師院校，直到1999年以前，在廣州進修還摸不准這一行的脈絡，作品還畫不成形。鬼使神差，不知哪張窗戶紙被他捅破，一夜之間突然變了，他畫出了連行家裏手也大為驚奇的人物



頭像，不服氣的說他甜俗，說他象“大芬村”。大芬村就大芬村，他不辯駁，但市場却出奇的興旺，當時畫一幅賣一幅，畫多少都有人“包”，甚至他没畫已有人定下，前后有二三年時間，他的好日子紅火極了，一幅幅美妙的油畫人像流進市場，他也變成了銀行，金融業務蒸蒸日上，張行長出了名。我所看到的噴繪作品，即當時留下的“冰山一角”，最早也就是這些“噴繪”，讓我認識了張德瑞這個人。說甜，說俗，說“行畫”，都無所謂，甜俗與高雅，原本都是相對而言，我不相信那些買畫的都是俗人，都是不懂畫的人。起碼我懂畫，如果當時看到了我也會買。再如前面所說的國展作品《無盡的春日》，人物生動，色彩豐富，堪稱上等佳作，但我和朋友都認為他可以賣掉，起碼可以改善近期的“經營狀況”，先減輕一點壓力，但聽到和他一起畫國展作品的張聞說：“這張看似簡單的作品，他一層一層改了好多遍，若能攤開，已是好幾幅作品了，可惜油畫層層疊疊都蓋住了，如搬動這件作品，才能感到它的“分量”，為這幅只能站著畫的畫，他的兩條腿都站倦了。”知道了這其中甘苦，朋友也不再多說，留下這幅不可能再畫的難得作品，其他辦法再從長計議。

近時以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張德瑞究竟定個什麼位？我有兩個老友，是六十年代中央美術高材生，素描畫的結實，功底特棒！但一搞作品就砸鍋，畫的人物又死又僵，怎么看怎么不好看，行內叫畫的“特笨”，很難讓人喜歡，師出名門又有何用？張德瑞倒不是正式“國軍”，畫畫的總體時間也不長，但確實是畫出來了，你說是不是奇才？

張德瑞相貌威武，儀表堂堂，據說為博得女孩子的歡心，把頭髮剪短，把胡子也刮了，其實我倒覺得留着胡子留着頭髮更有風度，更顯氣魄。如拍電視劇，演“梁山好漢”不用化妝，一換服飾就可以。不料這一付“英雄相”，偏偏是位油畫家，而且是那種畫風特細，色彩特美，畫出女孩來特柔的那一種，你說怪也不怪？

相貌如此，性格也如此，張德瑞有過好幾次“英雄救美”的事，一次夜晚，他騎車路過某處，幾個流氓圍住一個姑娘，姑娘大喊，張德瑞聞聲趕去，流氓亮出刀棍，讓他少管閒事！他揮拳相迎，拉起姑娘帶上就跑，流氓只能望女興嘆！

還有一次，他走過水庫邊，發現夫妻兩撕打在地，他衝過去拉開，女的後來說：“你再來晚一會，他就把我掐死了！”乖乖，張英雄無意中救了兩條命，你想，男的掐死女的，男的也活不了，要我說，那男人也得感謝這位救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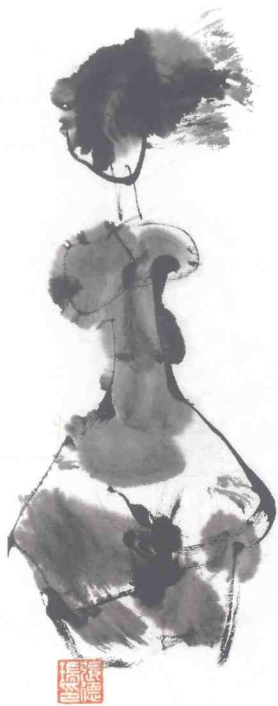
張德瑞當過老師，剛去那個班紀律一塌糊塗，簡直上不成課，他想要治就治“老大”，那“學生

老大”，高干子弟，一米八的大個子，高出老師半頭，張德瑞暗自掂量掂量，要打就徹底打服他，借一次鬧事，他一對一的突出狠手，打的那老大哭爹叫爺，校長老師都嚇得不行，可張德瑞豁出去老師不當，誰勸也不行，直打得那老大幾天臥床，班級紀律一下轉變了。多少年後，在大街上碰到那學生喊他，他說：“現在我可打不過你了！”學生說：“張老師別這麼說。我還真要感謝你，是你一頓猛打把我打醒了。”

如果說剛烈與陰柔反差極大的匯融在一起，張德瑞就是這樣的人。發自內心骨子裏說，我非常喜愛張德瑞這樣既有才華，又有性格的人。

他這種個性的人，只要認准一個目標，沒有干不成的事。眼下他所有的能量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前面的路也還長的很。我倒想，他不要小瞧了深圳，此乃藏龍臥虎之地，無論外地來的和土生土長的企業家、收藏家，都不像有些人講的沒有文化，不認藝術只認錢，不是的，何況他完全可以兩條腿走路，各種創作，基礎訓練雙不丟，先抓緊時機，畫幾批以前曾經畫過的類似作品，換回一些錢，換上一套別墅，外加一個池塘，名氣有了，環境改善了，“張家銀行”的牌子也亮了。不用比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咱們將就點，說得過去就行。到那時我偶去小住，三五知己，二兩小酒，配幾條池塘釣上的鮮魚，悠哉！美哉！如果再有要帳的，一推六二五，我就栽到張德瑞頭上，讓他拿畫抵債好了！

2004年11月3日匆匆于太白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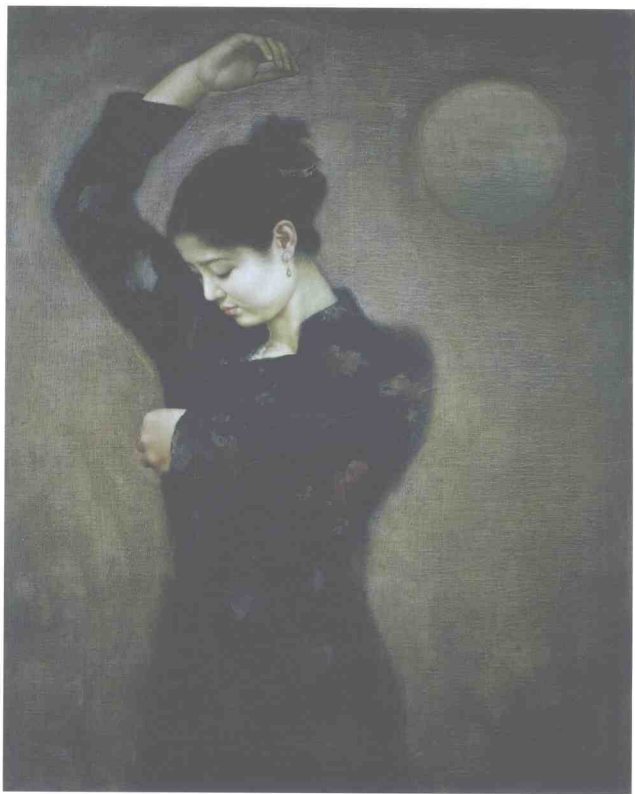




瑪依拉

1999 (80 × 100cm)





月兒圖

1999 (80 × 1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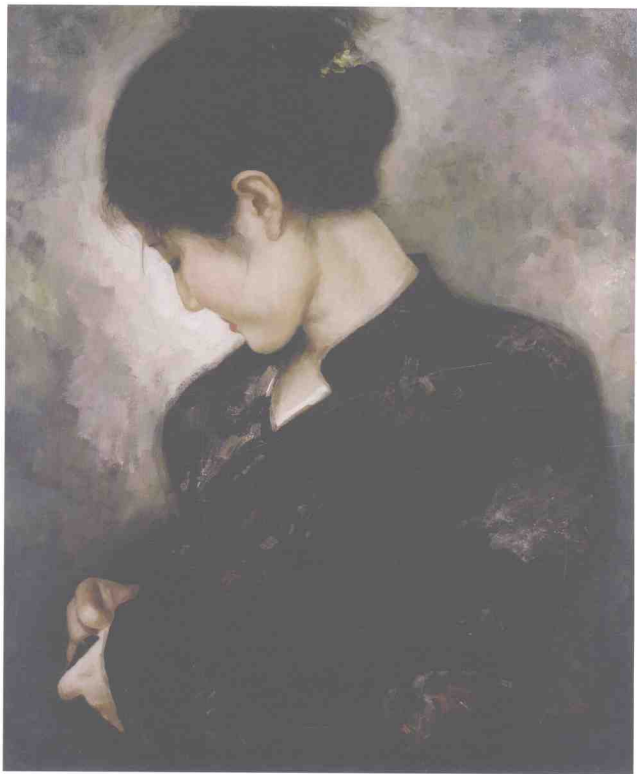




喀什姑娘

1999 (50 × 70cm)





散

1999 (50 × 60cm)

